

陸璣疏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
 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
 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白
 泥其巢一
 寇宗奭本
 不善暖但
 而巢樹上
 卵時數本
 氣埤雅曰鸛鳴於埤婦嘆于室埤蟻塚也鸛
 雨有見於上蟻知地將雨有見于下鳴于埤
 候也將雨則征夫之至不如期故婦歎于室也

李山——著

待經析讀

下

全文增訂插图本



中华书局

李山——著

诗经析读

全文增订插图本

下

中华书局



小雅



《诗经》分《风》《雅》《颂》，先秦就有。《左传》记吴公子季札在鲁观“周乐”，《风》《雅》《颂》三部分已大体而具。稍后孔子又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诗》有《雅》《颂》，始见于此。至战国时期，荀子《儒效》篇具论《风》《雅》《颂》三诗大义，知《诗》分三部至战国后期已为沿袭久远的成说。

“雅”的含义为何？前人众说纷纭。《毛诗序》谓：“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以兴废也。”是以政治义解“雅”，谓政有轻重，故诗也分大、小。宋人王质《诗总闻》、程大昌《考古编》又先后提出“雅”为乐调之名，乐有“大吕”“小吕”，故《诗》也有“大雅”“小雅”。近代章太炎在其《大正小正说》（上下篇）谓“雅”为周人歌唱的声音，李斯《谏逐客书》称秦人歌呼“乌乌快耳”，“乌”即“雅”，即对周人歌声发音的象声。另一种说法，“雅”为地域之称。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已倡此说，近人朱东润、孙作云又予以力证。他们认为，“雅”即“夏”，音近而可以互用（见朱著《诗三百篇探故》及孙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还有人以为“雅”为乐器之名，或以为“雅”为中原正声。后说根据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可知秦地诗篇的乐调延续的是西周之旧，即“夏声”。近人梁启超《释四诗名》、钱穆《读〈诗经〉》主之。此说最有据。

“雅”就是“夏”，而周人又自称“夏”，因而也可以说，“雅”就是西周人群的乐调。《逸周书·世俘解》记载，周武王克商后举行隆重的献俘大典，演奏的乐曲是《崇禹生开》。按，刘师培《周书补正》：“崇禹即夏禹，犹鯀称崇伯也；开即夏启。《崇禹生开》当亦夏代乐舞，故实即禹娶涂山女生启事也。”周人在如此重大的典礼上居然搬演夏人的故事，其与夏人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昭然可见。而且，周人能演奏《崇禹生开》，也表明夏人之乐确实在周人这里得到传承。另外，也是在周武王这次大典上，还有不少“籥人”演奏活动。考诸《周礼·春官》，“籥师”的职责是：“掌教国子舞羽籥。祭祀则鼓羽籥之舞。宾客飧食，则亦如之。大丧，廡（兴）其乐器，奉而藏之（即以乐器随葬）。”“籥章”的职责是：“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籥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籥豳雅，击土鼓，以乐田峻。国祭蜡，则籥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可知“籥”的演奏所用很广。更值得注意的是《籥章》言“土鼓豳籥”，而《礼记·明堂位》则言：“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土鼓”曾发现于陶寺遗址（参《豳风》说明），看来周人乐音确实渊源古老，甚至早于夏代。当然，古乐在传承中也会不断提高和丰富，所以，被称为“夏声”的古乐，应该与“土鼓蕢桴”时代的古乐有很大区别了。至此，可以明白，西周有雅乐，还有《豳风·七月》篇的乐调，前者为新声，后者为古曲。《毛诗序》说：“雅者，正也。”其实这个“正”字，也可作另外的理解，周族是几百年主宰历史命运的人群，他们的歌声，被视为是“正”亦即最标准的，是很可理解的。《论语》载孔子执礼、诵读《诗》《书》，皆“雅言”，那就像是今天山东人说“普通话”了。孔子所说的“雅言”，应该就是以周人的语音为标准的。这可以旁证西周时今陕西一带地区流行的乐调，也该是被视为“正”即标准的了。

“雅”又分大、小，这也是一个多年来纠缠不休的问题。有人说以乐调分，有人说以诗体分，有人说以宗教和非宗教内容分，等等。实则，据本

书对大、小《雅》各篇创作时代的推究，大、小《雅》之分，最初的标准很简单，即这些绝大部分为西周作品的篇章，时间早的称“大雅”，时间晚的称“小雅”。本书考证，“雅”“颂”的高潮在西周中期，《大雅》多西周中期及以前作品，《小雅》也有少量篇章产生于西周中期，更多的则为晚期诗篇，个别作品，有证据显示还是东周初期的创作。其实，《雅》分大小，只表示诗篇创作时间先后这一点，似乎在《左传》所载“季札观乐”中，已经有所显示了：“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言《小雅》为“周德之衰”，不正说的是西周晚期？言《大雅》“其文王之德”，也正与本书考证西周中期因大祭文王而创制许多重要篇章的结论相合。而且，季札之说，又可以得到“上博简”《孔子诗论》的支持。简文说到《大雅》时谓：“《大雅》，盛德也。”（第2简）说到《小雅》时谓：“多难言而怨悱者也，衰矣，小矣。”（第3简）又说《十月之交》《雨无正》及《节南山》等篇“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第8简）。战国竹简文字也说《大雅》为周强盛时期作品，《小雅》多为衰世的诗篇。

不过，今本《诗经》，《大雅》中有西周晚期作品，《小雅》中也有西周中期篇章。此须分别对待。《小雅》，如上所说，本就有中期作品；有的则可能是错简所致，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及《大田》等几首农事诗篇，可能本在《大雅》（朱熹《诗序辨说》对上述几首诗篇有“错简”之说，但他认为是“正雅”错简至于“变雅”。与笔者所说不同）。至于《大雅》中有西周晚期诗篇，就应当是后人出于误解的编排了。这也不奇怪。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据此，《诗经》作为礼乐的歌唱，在春秋后期就曾出现过编排序列错乱的情况，而孔子整理，令其“各得其所”之后，《诗》又遭秦火，今天所见的编排顺序，最早也是经西汉学者确定的。其中如“十五国风”的顺序，即与《左传》所载“季札观乐”时的演奏次序，有很明显的不同。所以，今本《大雅》中有西

周后期作品，也很可能是后人误排的结果。这些误入《大雅》的篇章，一般都有周王出现，且体式宏大，与中期那些气象宏大的叙述祖先业绩的篇章有某种类似，可能就是被误入《大雅》的缘由。总之，今天所见的《诗经》大、小《雅》的编排，是后来的安排，与当初按时间分大、小《雅》的做法，已经相去很远了。

《小雅》共八十篇，其中有题有诗者七十四篇，有题无诗者六篇，称笙诗。

《鹿鸣》之什

大、小《雅》篇章十篇为一什，由来已久。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歌诗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以“十”为编，是为查找方便。

鹿 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①。我有嘉宾，鼓瑟吹笙^②。吹笙鼓簧，承筐是将^③。人之好我，示我周行^④。

○诗之首章。先以鹿鸣起兴，继言礼仪隆盛，最后点明宴饮的生活意义。格调雅正平和，以鹿鸣起兴，意趣盎然。黄震《黄氏日钞》：“朱曰：‘于朝曰君臣焉，于燕曰宾主焉。先王以礼使臣之厚，于此见矣。’”

回 注释 回 ①呦呦：鹿鸣叫声。苹：薹蒿，今名山萩、珠光香青、香蒿等，一种生在陆地上的野生植物，属菊科，通身绿色，部分茎叶呈白色或灰白色，可作香料，鹿喜食之。②宾：受招待的宾客，或本国之臣，或诸侯使节。有主宾、介（副）宾之分。宾有“敬”的意思，古代宴饮，目的是强化君臣上下的情感，消除等级隔阂。瑟：古代弦乐器，“八音”中属“丝”，制作的木材讲究轻柔、质地细腻而均匀，共振性好，一般多用桐木。《邶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即说的是琴瑟木材。古代宴饮，目盲的乐工四人、二瑟，在堂上歌唱，称升歌。参《关雎》“琴瑟友之”句注。笙：古代吹奏乐器，属“八音”之“匏”，据曾侯乙墓出土的实物，其形制是用挖空的葫芦做音斗，然后在音斗上下打可以对穿的圆孔，插入笙管，管的一头要从音斗下露出。管中装有可以发声的芦竹做的簧片，俗称舌头。一个笙斗上可以插数量不同的管。③簧：笙管中振动发声的竹片。

在《王风·君子阳阳》及《秦风·车邻》中“笙”又称作“簧”。**承**：奉送。**筐**：盛币帛的竹木编织的容器。**将**：进献。据记载，在一些政治含义较强的宴饮中，主人还要馈赠宾客币帛等礼物。④**周行**：从西周之地通向各地的大道，引申为大道、正道。此处用引申义。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①。我有嘉宾，德音孔昭^②。视民不怵，君子是则是效^③。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④。

○诗之二章。言嘉宾之德。“视民不怵”，点明宴饮政道含义。

回 注释 回 ①**蒿**：青蒿、黄花蒿，菊科，鹿喜食，味香，可入药。②**德音**：美好的声誉。《诗经》常见固定语。**孔**：甚。③**视**：示，显示。**怵**（tiào）：同“佻”，轻薄。**则**：效法。**效**：效法。字同“效”。④**旨酒**：醇美之酒。**式……以……**：结构助词，表关联，相当于“既……又……”。**燕**：宴乐。**敖**：遨游，自由自在。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①。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②。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诗之三章。就宴集效果而言，丰盛的宴会，可以维系人心。刘熙载《艺概》：“《关雎》取挚而有别，《鹿鸣》取食则相呼，凡诗能得此旨，皆应乎《风》《雅》者也。”

回 注释 回 ①**芩**（qín）：蔓葍，与芦苇同属。《陆疏》：“茎如钗股，叶如竹，蔓生泽中下地咸处，为草贞实，牛马皆喜食之。”一说是一种与葍、蒿类似的菊科蒿类植物。②**湛**（dān）：深厚。



解说

《鹿鸣》，款待嘉宾的宴会乐歌。

《毛诗序》：“《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后人对此并无异议，因为《毛诗序》概述的是诗篇大意。竹简文字《孔子诗论》对其也有评价，谓：“《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对诗义的概括比《毛诗序》高一个层次，涉及宴饮的礼乐含义，即宴饮不仅是酒食享受与礼品的馈赠，也是礼仪，是政典，是文化，示范的是人与人关系的“交道”，是对美好人际关系的显扬与尊崇。简文如此说，与诗“视民不怵，君子是则是傲”意思相合，是照顾到了宴饮活动文化内涵的。简文说宴饮“不厌人”，也是实情，就《诗经》而言，各种宴饮题材确实是《雅》《颂》篇章的大宗。各种阶层、各种场合的宴饮篇章花样颇多。喜宴饮，固然有贵族奢华的原因，然而问题绝不如此简单。首先，西周是封建制，也就是贵族政治的分权制，实际也是王朝权益的分享制，而宴饮活动，不也正是一种对丰盛饮食的“分享”？这又使得宴饮典礼带有强烈的社会象征意味。也因此，饮酒吃饭这一再平凡不过的日常活动，被高度仪式化为一种“礼乐”。这才是西周贵族宴饮的底蕴。如此，《鹿鸣》才不像一般“祝酒歌”那样只起劝酒作用，诗篇实际包含着宣扬宴会社会意义的深刻内涵。其次，就《诗经》中《雅》《颂》作品的整体精神意蕴而言，宴饮诗篇所弹奏的是社会“上下和谐”的大弦，即表达的是王朝君臣上下应有的和谐关系。诗言“嘉宾”，宾者，敬也，《礼记·乡饮酒义》说：“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尊宾之意，《礼记·仲尼燕居》说得明白：“食飧之礼，所以仁宾客也。”“仁宾客”即亲宾客，亦即增进主宾情谊。实际上，在周王朝，不论是周王与其下属，还是诸侯与其臣僚，既然是饮酒，就都有宾主之分，也都遵敬宾之道。这正是宴饮的要点。宗法制度的西周社会，“亲亲之道”是其生命线；社会生活中一味强



调政治上的尊卑上下，会伤害这条重要的生命线。于是，就以宴饮典礼来缓和因政治上讲究尊卑所造成的不利于“亲亲”情谊的倾向；于是，宴饮典礼就作为一种张弛调度的手段出现了。它的作用，就在于消解上下尊卑的隔阂，促进“亲亲”关系的回归。

据《仪礼》中的《乡饮酒礼》《燕礼》及《礼记·乡饮酒义》等记载，周代饮酒礼是都歌唱《鹿鸣》的，因而朱熹说此诗为“上下通用”之歌。具体情形是，在进行过宾主的相互敬酒之后，目盲的乐工四人在他人的搀扶下升堂而歌，称“升歌”，其所歌以《鹿鸣》为始，继而是《四牡》《皇皇者华》共三阙。之后，还有堂上乐工歌唱与堂下乐工吹奏相间而行的“间歌”；最后是歌唱《关雎》等篇的“合乐”。因为西周乃至春秋时期各种贵族宴饮次数和种类繁多，所以《鹿鸣》篇的使用频繁，因而古代贵族教育特别重视《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如《礼记·学记》谓：“《宵（小）雅》肆三，官其始也。”贵族青年要学习礼乐，《鹿鸣》等三篇的演练是其起始处。又据《汉书·艺文志》，当时的“乐家”尚保存“雅歌诗”四篇，其中就有《鹿鸣》。东汉大乱，曹操平定荆州，得汉雅乐郎杜夔，他还懂得《鹿鸣》等篇的旧曲法。再后来东晋，《鹿鸣》的曲调就失传了。不过，后来许多朝代都举行乡饮酒礼，并且创作相关篇章，一直到清代。

《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又被称为“《小雅》之始”（“四始”：《关雎》为《风》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周颂》之始，见《史记·孔子世家》），而且认为是周文王时期的大作。其实，诗篇的年代不会太早，如其“鼓瑟鼓琴”句，又见《小雅·钟鼓》，郑玄就明确说过《钟鼓》为周昭王时作；诗“嘉宾式燕以敖”的句式也与《小雅·南有嘉鱼》“嘉宾式燕以乐”相同，而《南有嘉鱼》，《毛传》：“江汉之间，鱼所产也。”江汉美味来到周人的筵席上，当系西周昭王大规模经营南方以后之事。还有，诗篇三章，一、三章的四五句是顶真格式，而喜用顶真格连接篇章见诸《诗经》者，《大雅》有《文王》《大明》《绵》《皇矣》等篇，都是西周中期大



祭文王之作；见诸《尚书》者，则有《吕刑》《尧典》，为西周穆王时篇章（参拙作《〈尚书·尧典〉写作年代》，《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如上所说，《仪礼》《礼记》等都记载《鹿鸣》及《四牡》《皇皇者华》三篇是同时歌唱于燕礼、乡饮酒礼之上的；而乡饮酒礼，据研究起源于部落时代，渊源古老，西周时期各种宴饮典礼，都是其衍生形式。不过，现代学者研究，部落旧俗翻新为王朝的礼乐是有时间性的，具体说大致完成于西周穆王时期（刘雨《金文中的“周礼”》）。这就是说，《鹿鸣》的创作年代，应为西周中期或接近中期。

诗篇从内容上看，正大平直；从风格上说，中和典雅，既丰腴而又婉曲，一派祥和气象。开篇“呦呦鹿鸣”的起兴，清新质朴。

四 牡

四牡骅骝，周道倭迟^①。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②。

○诗之首章。王事繁重，使臣无暇归家。“伤悲”为一篇眼目。《礼记·少仪》：“车马之美，匪匪翼翼。”“匪匪”即“骅骝”，孔颖达谓：“虽行不止，不废其容骅骝也。”

㊦ 注释 ㊦ ①牡：公马。骅骝（fēi fēi）：行进貌。周道：王朝通往各地的国道。倭迟：遥远漫长。两字又写作“郁夷”“威夷”“逶迤”。②靡盬（gǔ）：没有做完、做好。参《唐风·鸛羽》“王事靡盬”注。

四牡骅骝，啍啍骆马^①。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②。

○诗之二章。言王事勤劳，无暇家居安处。言马劳累，实表征臣辛苦。

㊦ 注释 ㊦ ①啍啍（tān tān）：马喘息声。啍字或写作“疹”。骆：白

马黑鬣称骆。②遑：闲暇。启处：安居。古人坐法分危坐、安坐，危坐称启，安坐称处。两种坐法都与今天跪地相似，但危坐上耸其体，臀不压在小腿上，安坐则臀部坐在小腿上。此处“启”“处”意思一样。

翩翩者雏，载飞载下，集于苞栩^①。王事靡盬，不遑将父^②。

○诗之三章。表思父之情。周道上的孤独使臣有雏鸟相伴，颇富情态。

㊦ 注释 ㊦ ①雏(zhuī)：《毛传》：“夫不也。”又写作“鵀”，古人认为是孝鸟。笔者幼时尝见乡人驯养一种鸟，呼之为“虎巴刺”，灰黑色，性凶猛，嘴短而弯，喜肉食，养熟后能在主人身边飞上飞下，被视为“通人性”的鸟，或与伯劳鸟同类。如此，“翩翩者雏”，实际是写使臣豢养并带在身边的鸟。载：则。“载……载……”是《诗经》常见句式。此句是写使臣豢养的夫不鸟追随主人的情形，衬显使者路途寂寞。集：依止。苞栩：丛生的栎树。亦见《唐风·鸛羽》。②将：奉养。

翩翩者雏，载飞载止，集于苞杞^①。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诗之四章。表念母之情。

㊦ 注释 ㊦ ①杞：枸杞，俗称枸杞子，又名枸橼、地节、仙人仗等，落叶灌木。果实为红色或橙红色，可制酱、酿酒，直接服用可壮阳，根皮也可入药。《本草纲目》：“去家千里，勿食枸杞。”

驾彼四骆，载骤駉駉^①。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谗^②。

○诗之五章。述作诗之意，卒章显志。《郑笺》：“人之思，恒思亲者，再言‘将母’，亦其情也。”

㊦ 注释 ㊦ ①骤：马疾驰。駉駉(qīn qīn)：马疾驰貌。②是用：因

此。諗(shěn):念。一说,告。

解说

《四牡》，款待使臣宴会上的乐歌，重在体恤使者念家之情。

《毛诗序》说：“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悦）矣。”《左传·襄公四年》：“《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国语·鲁语》：“《四牡》，君所以章（彰）使臣之勤也。”可知《毛诗序》之说本于《国语》《左传》。但后来也有学者以为“此自使臣在途自咏之诗，采诗者以其义尽公私，故取为劳使臣之歌”（孙鑛《批评诗经》），是认为先有《四牡》这样一首单独流传的篇章，后来又被移用到宴饮典礼的场合上。这种可能是有的，但前一种可能更大，即诗人为款待使臣的宴享礼仪而专门创制此篇。不论如何有一点却是最重要，那就是，这首诗与《小雅》的《鹿鸣》《皇皇者华》三篇同典。《礼记·学记》称“《宵雅》肄三”，《国语》《左传》称“鹿鸣之三”，都表明的是这样的关系。三诗既然同歌，其创作时间自然也应相近或相同。

诗言“岂不怀归”，又言“王事靡盬”，表达出公私不得兼顾的伦理矛盾，即所谓“忠孝不得两全”的冲突。对此，《毛传》云：“思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伤悲者，情思也。”《郑笺》云：“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辞王事。”今人钱锺书先生《管锥编》认为，篇中公私两情的相悖深合黑格尔“‘伦理本质’彼此桢凿，构成悲剧”之说。单独看诗篇，确实表达了一种伦理上的悖论，有悲剧冲突的性质。然而，若把诗篇放回到宴饮典礼上来观察，则所谓的“悲剧冲突”恰是宴会典礼意欲加以消除的对象。就是说，诗篇恰恰以对使臣忠孝不得两全之苦恼情绪的歌唱，来传达社会对为国而忘家的使者的体恤。古希腊悲剧着意表现伦理悖论所引发的冲突与毁灭，然而款待使臣的宴饮典礼上，所以歌唱《四牡》等诗篇，其意恰在体恤使臣公而忘私的牺牲，是对那些忠孝不得两全者的精神补偿。换言之，是舒缓“忠孝不得两全”伦理的矛盾。

诗言“我心伤悲”，诗篇的抒情主体是“我”，然而这是一个小“我”，作为宴饮典礼还有一个大“我”，那就是社会，是王朝整体。款待使臣的宴饮活动，就是社会的大“我”对小“我”的安慰，即是说，典礼歌唱使臣忠孝难以兼顾的悲哀，不是要引发冲突与毁灭，而是尽量消除它，缓解它。这里正有礼乐的基本精神：抚平社会共同体与个体之间龃龉矛盾，以达致社会整体的精神和谐。

皇皇者华

皇皇者华，于彼原隰^①。骛骛征夫，每怀靡及^②。

○诗之首章。言疾驰的征夫使臣无暇顾及私怀。原野之上，花朵灿烂，征人行驶其间，何等光景，又何等情怀！

回 注释 回 ①皇皇：即煌煌，光华明灿貌。华：花。原隰(xí)：高平之地为原，下湿之地为隰。此处犹言原野。②骛骛(shēn shēn)：马疾行貌。两字又作“旒旒”“莘莘”。每怀：私怀，个人情怀。《郑笺》：“《春秋外传》(即《国语》)曰：‘怀和为每怀也。’‘和’当为‘私。’”每，林义光《诗经通解》训作“贪冒”之“冒”，每、冒古时音近义通。冒，私心。靡及：不能顾及。

我马维驹，六辔如濡^①。载驰载驱，周爰咨諏^②。

○诗之二章。言使臣出征，为广泛征求意见。

回 注释 回 ①驹：马六尺为驹，此处即指马而言。六辔：六条缰绳。参《秦风·驷骖》篇“六辔在手”句注。濡：鲜亮光泽貌。一说，柔和貌。②周：普遍，无遗漏地。爰：于。咨諏：《毛传》：“访问于善为咨，咨事为



取。”在此即访问、咨询。

我马维骐，六辔如丝^①。载驰载驱，周爰咨谋^②。

○诗之三章。继言使命，乃为集思广益。牛运震《诗志》：“‘如丝’字细秀。”

㊦ 注释 ㊦ ①骐（qí）：花纹如棋格的马。丝：言缰绳如丝一般柔韧。

②咨谋：《毛传》：“咨事之难易为谋。”意即访问、筹谋。

我马维骆，六辔沃若^①。载驰载驱，周爰咨度^②。

○诗之四章。言自己的使命乃是为稽考、商量礼义。沃若，善形容。

㊦ 注释 ㊦ ①沃若：本意为润泽肥美，此处形容六辔抖动时活络的样子。②度：访求意见，商讨。《毛传》：“咨礼义所宜为度。”

我马维骃，六辔既均^①。载驰载驱，周爰咨询^②。

○诗之五章。言自己的使命乃是为广泛地征询意见。

㊦ 注释 ㊦ ①骃（yīn）：《毛传》：“阴白杂毛曰骃。”阴白即灰白、暗白。均：协调。②询：询问。《毛传》：“亲戚之谋为询。”

㊦ 解说 ㊦

《皇皇者华》，款待使者宴会上的乐歌，重在表现使臣的豪情。

诗言马匹毛色有“骐”“骆”“骃”之变（古人同车驾之马讲究毛色如一），表明诗篇不是哪位使臣所作，而是宴会款待使臣的乐歌。至于所依附为何等礼仪，《毛诗序》说：“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是将此诗与上一篇《四牡》看作两种典礼的篇章。这就与《左传·襄公四年》



及《国语·鲁语》所载叔孙豹所言有出入。《左传》载叔孙豹说曰：“《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谏，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国语》所记则略有不同，言：“《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两种记载有一点相同，都没有说《皇皇者华》与《四牡》有“遣”“送”与“劳来”之分别；而且《毛诗序》这样说也没有顾及《仪礼》关于《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为同一典礼乐歌的记载，更无视西周典礼用诗有三篇连用的习惯，因而不可信。对《毛诗序》之说，早在北宋王质《诗总闻》卷九就有批评，言：“古者酒有三献或五献，每一献三乐……但序者不细察，以《鹿鸣》为燕嘉宾，以《四牡》为劳使臣，以《皇皇者华》为遣使臣，皆祖此（指上引《国语》《左传》所载叔孙豹之言）而又失之。”之后，清儒尹继美《诗管见》卷四又据《仪礼》记载言《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诗“盖乐歌初为以事而作，其后移以他用”，都是较《毛诗序》为可信的说法。诗篇既然与《鹿鸣》《四牡》为同一典礼上的歌唱，那么，在内容和格调上就应当有所区别，如此，三诗的并用，才可以形成一种相互映衬、补充的礼乐格局。《四牡》重在写使臣征夫的“伤悲”之情；而此诗虽也言“每怀靡及”，却主要是铺叙使臣肩负的重任，洋溢的是自豪之情，特别是以原隰上盛开的鲜花为比兴之词，更使得那自豪之情光彩照人。于是，三首诗篇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乐歌整体：《鹿鸣》重在表现对嘉宾的热情款待，《四牡》则重在体恤为王事奔走的使臣的公而忘私，而《皇皇者华》则赞扬的是使臣身上所负的重要责任，唯其如此，他们的公而忘私才值得，他们才应该受到盛情款待。三者互为鼎足，实际都是在精神补偿那些为国而不能顾家的人们。与《四牡》一样，《皇皇者华》也是“礼乐”追求和谐的表现。

此诗在内容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所显示的咨询制度。《国语·晋语》载胥臣言周文王曾“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閼夭而谋于南宮，谏于蔡原而访于辛尹”，其“询”“咨”“度”“谏”与此诗之“周爰咨谏”